

千古大观琅琊台

王 溱



琅琊台，偏爱程度与秦始皇不分伯仲。李白、白居易等文人学士，更是慕名而来，闻风而至，留下一篇篇脍炙人口的诗篇，让琅琊台美名天下，弥久飘香。

“琅琊台”一名最早见于《山海经·海内东经》，“琅琊台在渤海间，琅琊之东”。琅琊台非高山峻岭，只有183米，因形状如台，故被冠以“琅琊台”。另有传说，琅琊台很久以前住着两户人家，两家人同一天添了喜，儿子起名叫琅哥，女儿起名叫那姑。后来恶人要抓漂亮的那姑，琅哥挺身而出。面对追兵，两人跳入大海。跳海处冒出一座两山紧紧连在一起的山峰，人们说这是琅哥和那姑变的，后来这

山就叫“琅琊台”。

琅琊台四周山峦起伏，绿树成荫。两千多年前，越王勾践迁都琅琊的具体地点至今还存在争议，但迁都青岛琅琊台的说法被许多研究者认同。据说，越王相中了这块三面濒海、一面接陆的风水宝地，在上面修造了一座观海台。

两百年后，秦始皇巡幸此地看到残垣断壁，一片萧条，大为震怒，一声令下，徙民三万户至琅琊台下，重振琅琊台。现在人们看到的云梯、御道、斋堂、龙王殿、望越楼、炮台、行宫，无一不是当年繁盛之时的缩影。

琅琊台自然风光秀丽，是古时候人们观日、看海、赏楼的好去处。唐开元进士熊曜、清诸城文人李澄中在其诗文中都有所记载。据说秦始皇第一次见到大海，就是来琅琊台的路上。满眼的潮起潮落，浩瀚无边的茫茫之水，让秦始皇感到无比震撼，感慨万千，更坚定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。

琅琊台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地位非同一般。当年的“琅琊港”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五大古港之首，为亚洲始祖港，是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，也是“一带一路”中的一部分。这条被誉为

“北方海上丝绸之路”的海上通道，是连接中、日、朝三国的海上重要交通线。秦始皇三次不辞劳苦巡察，绝非单纯为了示威于天下，安抚所谓民心，更不只是为了一览琅琊之美景，其背后的动机还是在于巩固“天下”。

康熙大帝期望“向天再借五百年”，秦始皇奈何不想如此？琅琊台的名气，也得益于徐福入海求仙药。

徐福的名字在司马迁的《史记·淮南衡山列传》中出现，先为“徐天”，又为“徐福”，经考证，其为琅琊人，也就是琅琊台所在地的原住民。徐福是方士，祭拜鬼神是其拿手好戏。秦始皇千里迢迢来到琅琊台，徐福上书说海上有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座神山，山上有长生不老之药，请求皇上派童男童女，入海寻求。这正中秦始皇心意。

于是，徐福先后三次出海寻药，出发地均在琅琊台。每次都是秦始皇沐浴斋戒后，充满期待，或者亲自相送，或者驻台目送。

然而，十年相盼一尘梦，只落得个灰飞烟灭。徐福最后“东渡扶桑”，率千名随从竟一去不复返，倒是在中日两国间留下了众多传说和故事，成为历史、航海等诸多学科研究的话题。这肯

定是秦始皇做梦也没料到的结果，徐福无心插柳却柳成荫。现在琅琊台西南侧有一座徐福殿，是专门为纪念徐福而建造的，据说当年徐福主要在此活动。殿堂分前后两殿，甚是气派。这是徐福的“福气”，两千多年后人们还记着他并为他“评功摆好”，这可是实实在在的“纪念”，没有丝毫的“虚无”。

四

琅琊台最灿烂的文化遗产，是刻石。秦始皇出巡，所到之处必立碑刻石。公元前219年，秦始皇筑就琅琊台后，在台顶立了石刻，公元前209年，秦二世巡至琅琊台，在其父所立刻石旁刻了诏书和大臣从者名。几经风霜，刻石碎，碑石失。后经学者多次寻找，将散碎碑石凑合，放进了博物馆，成为“国宝”。如今位于琅琊台顶西部的刻石是复制品，上面分刻了秦始皇的《颂诗》和秦二世《诏书》两部分，共计447字。人们透过字里行间，可以欣赏到当年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的“标文”，更可以领略古人书法的功力。

“咚咚锵锵”“咚咚锵锵”，气势磅礴，排山倒海，光如日月，声如响雷。震天动地，直冲云霄。这震撼响亮的鼓乐声来自山间，来自琅琊台之上。这是当地举办的琅琊台“四时祈福节”的场景之一，北方胶东传统威风锣鼓、南方广东醒狮鼓之鼓乐，加上自创的“琅琊台四时祈福乐”，把方圆几里都敲得“震耳欲聋”。声音顺着海面传去，越过东海，跨过大洋，奔向苍穹。

如今琅琊台早已成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景区，千年大观散发出迷人的光彩，熠熠生辉。

本文图片：琅琊台风光 来自网络

行天下

战马奔驰，旌旗飘飘，铁马金戈，声势浩荡。公元前219年，一队大军伴着黄土尘埃，裹着狂风疾雨，一路奔向东海。

青山翠绿，峭壁悬崖，沧海无际。随着一声禀报，“龙车”上走下一位高大威猛的男人。他蹙眉按剑、挺胸昂头，一双威严有神的眼，四面环视了一番。脸上露出一丝一闪而过的笑容，然后大步向前，在山崖前停住，手指向远方。此景被定格于当下的青岛西海岸新区大珠山山脉的一座平台上。

这位不凡之君乃中国第一位皇帝嬴政，而那座平台乃千古名胜琅琊台。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灵。琅琊台的“仙”，不同于崂山出没玄虚的妖魔鬼怪，而是实实在在的人——帝王将相，达官显贵，名士墨客。秦始皇一生中五次巡游，竟有三次涉足此地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琅琊曾是齐国的重要城邑，齐桓公、齐景公经常到此巡察、游玩，长达数月不归。在这之前，越王勾践灭了吴国，迁都琅琊，把政治中心就建立在琅琊台。他礼贤下士，遍发天下英雄帖，连孔子都带着弟子从鲁国奔此而来。

周代初期，姜太公封齐国作八神，其中四时的主祠便设在琅琊台。汉武帝在位期间曾三到琅



坐在南来北往的火车上，途经盘锦的地界，我隔窗而望，发现不远处伫立在楼顶的大字：北旅田园。

置身这广阔的梦幻世界，每一处都像安徒生童话一般。

我们流连在上京府民宿区，这里的民宿古朴中暗含现代元素，雅致里散发浪漫气息，这是环绕着荷塘而建的民宿群，打开任意一间民宿客厅的门，都是一片池塘。即便是在冬天，也可以享受一下室外温暖，雾气缭绕，伸出双臂，接纳着朔风送来的一片又一片雪花，仿佛梦扑进暗夜，转眼千年。

穿过精巧的木质栈桥，来到一粒米微博物馆，积雪覆盖下的小屋，窗户上挂着的红辣椒、玉米棒子，小小的院落，仿佛我童年的旧屋，都是温暖的记忆。

曲径萦绕，退去了叶子的树木，披着雪挂，在阳光和蓝天的映衬下，银光闪闪。我们在北旅田园迎着清晨的凉风，漫无目的地走着，3只小羊从容地卧在小小的圈里，好奇地望着我们，没有一点惧色。

虽然有些踌躇，我还是拿过服务员递给我的橡皮圈，准备滑雪去！穹顶之下，当我站在滑雪场高高堆起的雪山上，感觉自己也有了雪的光芒，金色的阳光笼罩，蓝天近在咫尺，白云触手可及，每一个身临绝顶的人，都身轻如燕，落叶一般，一片接一片，扑向雪山的深渊，环绕的世界，满眼都是大雪覆盖下美丽的世界。

离开滑雪场，踏着厚厚的积雪，路过白雪公主的茅草房，白雪公主和她的7个小矮人站在门前，是不是在向每一个路人讲述着她劫后余生的爱情？7个可爱的小矮人各司其职，守护着他们的公主，也守护着北旅田园每一位客人流连忘返的童话梦。

来到夏天生长长大的水田，冬天，这里已经变成了滑冰场，各种冰车、冰鞋任尔在冰雪上驰骋。

不远处，古乐不绝于耳，在北旅田园，情景剧带着你沿着时光隧道，追



北旅田园 留住冬天

海 默

寻着故园古国的踪迹。

千年梦回，梦已无归处，当初的故园，连一粒尘泥也无处可寻，“海东盛世”落在纸上，从文字中飞离出的辉煌盛世，在历史的长河，不过是突然的烟飞烟灭。

脚下的土地，是退海平原，100年前我们脚下还能行船，50年前这儿的潮沟通海可见潮起潮落。所谓的沧海变桑田，也不必漫长时光的考量。我们依然可以拨开岁月漫漶的迷雾，窥见属于新立镇唐家村的点点遗痕。

当年，唐太宗为了收复辽东，统一天下，曾3次出兵征东。第一次是唐太宗李世民御驾亲征，因路途遥远准备不足，无法长期作战，只有班师还朝。

归途中，唐王发现这片丰腴之地。留下军中3000年轻力壮的士兵在此开荒种地，备好粮草，等待他再一

次东征。这些精兵20多年生活劳作在这片土地上，与当地通婚生子。唐王感动于他们的付出，准予军士们继续留守，并赐留守军士“唐”姓，地名为“唐家村”。

站在10米高的木制门楼前，这是还原了大唐3000留守兵士进进出出的门扉，一副海东盛世图横亘眼前，迈进去，就可以领略渤海国中靺鞨族的风土人情……

情景剧已经落幕，我依然愣在冰雪之间，不知今夕何夕。不禁感慨，雪在这里，更像是方言，在零下5摄氏度的世界，帮助人们留住记忆，并时刻都能踏着积雪，找回自己。

这就是“北旅田园”，仅凭这动听的名字，就会让你动用周身的热情与向往。

上图：北旅田园风光 来自网络

黔北高原有一片海，是湄潭县永兴镇的万亩茶海，被誉为“中国西部茶海”。一汪碧波荡漾在这里，洋溢着醉人的茶香。

这是黔北高原上少见的低矮丘陵地貌，茶行依丘顺势，逶迤而去，一行茶树就像一排排摆放在山间的琴键，没有黑键与白键之分，只有一色的深绿。山风吹来，泱泱有韵，让人分不清这悦耳仙乐，是风的咏唱还是茶树的吟哦。

今天，这片茶海不仅成了湄潭县的头牌产业，还成了名满西南的生态旅游景观。一年四季，游人如织。春看茶树染绿，夏读群山葱茏，秋阅山间披霜，冬赏茶海雪原，醉了游人，富了茶乡。四季的风景各有风韵，如一组巨型的画屏，摆放在大山间。

茶区配有自行车道，纵横茶海间，游人们骑自行车穿梭在茶林间，穿行在绿浪中，歌声与欢笑在山间流淌。累了，就随意停靠在茶海中的一个小山丘上休憩片刻，享受天然氧吧慷慨给予的能量补充。远远望去，茶行似琴弦，人影如音符。谁能弹拨？只好交给最解风情的阵阵山风。

这片茶海是摄影家的心爱之地，每年清明节前后的摄影最多，那时采茶姑娘如巧云出轴，提竹篮、唱茶歌，纤指采茶忙，茶海顿时鲜活起来。山间的鸟儿啾啾争鸣，茶丛中蜜蜂翩翩曼舞，那啼声总让人想知道鸟儿巧舌深处，到底藏有多少美妙乐曲。

茶海中央的最高处，已建有



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“人民日报行天下”

读湄潭万亩茶海

胡启涌

一幢高楼取名“观海楼”，观茶海，观绿海。高楼的翘檐角、雕栏花窗、环形木梯，一镂一刻，一柳一榭满是苍苍古意。顶层是游人的理想去处，登高一览，尽收眼底，起伏的茶海，从四面簇拥而至，身处高楼犹在绿浪之中，让人心旷神怡，怡然而醉自我。

直到暮色四合，茶海刚隐去，蛩声又响起，人们还在留恋视觉大餐，又在夜色中享受起天籁之音。

湄潭县的万亩茶海，不仅是视觉上的大餐，还是一部厚重的抗战记忆。1937年，为保存中华文脉，浙江大学西迁。时任湄潭县长严溥泉向浙大校长竺可桢多次去信，向浙大师生发出邀请。1940年，湄潭山水以黔北母性的温暖，留下了这所在战火中游离的大学，一住就是七年，科学和教育得到了可喜的重延与生长。竺可桢、苏步青等两院院士和众多艺术家、诗人，就在湘江

河畔、万亩茶海中潜心耕学，笔写春秋。

迁到湄潭的浙大教授们，苦中有乐，创建了“湄江吟社”，闲时品茗作诗，吟风诵月。诗作中的“隔江挹翠”“紫薇山馆”“虹桥夕照”“倚桐待月”“柳荫垂钓”“竹坞听泉”“莲台柳浪”“松径午荫”，已成了今天湄潭县的茶区八景。浙大西迁丰富了湄潭万亩茶海和湄潭茶叶的文化内涵，亦茶亦史，都是一部令人躬身致敬的皇皇巨著，我们只能心怀敬意、沐手课读。

时光不惊，岁月有影，硝烟散去后，湄潭万亩茶海没有退场，在黔北高原一碧万顷，清香四溢，已成为西南茶旅一体的生态旅游名片。茶乡儿女依托万亩茶海卖茶叶、做茶宴、开茶楼，缕缕茶香依然在小城的每一处角落飘荡着，飘荡着，继续演绎它的生动和精彩。

下图：冬天的湄潭万亩茶海 汤 权摄

